

吳云濤著

聊城瑣記



聊城瑣記

(第一集草稿)

前言

在幾年之前，我就想着把有關鄉邦的歷史文物、民間風土習俗，以及民間軼聞神話等的傳說，蒐集一下，來分析整理，去蕪存精，編輯為一種地方性的稗史野乘之類。然而，心願如此，無奈終年的塵擾，衣食窮忙，心情和時間，總不容許你去那樣做。一直搞到現在，還是難以達到我的理想。

如今，個人環境，和心緒，按神方面說，搞這一套，還是不够條件，但我沒管它怎麼着，不加考慮地將它幹起了。抱着「寧一點一點，寧以那裏祇那裏」的目的，質與量的問題，且不管它了。實在說來，弄這項工作，是有相當困難的。一、參考書籍少得可憐，尤其地方性讀物，我手邊除了一部殘缺的縣志外，別的東西那裏去找，就是「東昌府志」，沒少托人費勁，總覺物色不到，其他材料，更可愁而知了。再說，訪問一般老先生們，對某一事蹟或某一古蹟的傳說，也多半是口頭無尾，語焉不詳，或商榷拍案詞，莫衷一是。這樣子，你想，對一件事蹟的輪廓，求其有完整的具體的記述，多麼難呢。這個本子，是草稿，裏面所記的，箇中畧，也很拉雜，因為初步的取材計劃，是兼收並蓄的，可記的和不可記的，都暫先收羅起來，騰正時再加以剔選，再加以充

實：總起來說，實事求是為原則，不過分渲染，也不強拉硬扯，有涉疑問的地方，或投諸事理難以圖解的迷信等處，寧缺勿濫。

這個本子，自五七年十一月起，預計三個月——到陰曆春節，她兒子成三十至的十篇，無奈中間又陸續發生了其他耽誤，和小孩生病等，造成心緒煩雜，懶於執筆，而材料匱乏，採訪無從，也是原因之一，只好俟力為之罷了，以上就祇是序

一九五八年元月十七日幼兒寶康病痊出院後，即自誌

一 歷盡滄桑話聊城 (一)

遠在春秋時代，聊城是齊國極西邊的一座城池。那時候叫做「聊邑」，又叫「聊攝」。到了漢朝，才有了「聊城县」這個名稱。也曾因襲秦代舊治，屬於兗州東郡。三國演義上，不是說曹操曾坐過「東郡太守嗎」？大概就是這個地方了。

從漢朝，經過了東西晉和前後魏，中間雖是又更改了什麼，縣王國、平原國、南冀州，又改屬於濟州平原郡等，而聊城縣三個字，總算沒有被廢除。一直到隋代，聊城又隸屬於魏州、武陽郡。開皇十六年，又在聊城治下，添置了一個博州，同時把清邑（就是現下的堂邑）又分析出一個武水縣來。大業初年，又把博州去掉，由隋到唐這一階段，聊城還是聊城，不過唐初又將它划入，河北道博州博平郡的治下。據「齊乘」上說：唐朝武德四年，原屬於聊城的興利鎮，改為「任平縣」。經過了那個殘唐五代的混亂時期，也沒有什麼變更。到了宋代的廣順二年，武水縣城被大水衝毀，以後也沒再建立，就把那個地方划歸了聊城的版圖之內。現在的沙鎮，就是當初武水縣的舊址。九域志上稱它為「沙家鎮」。

宋、金兩代，變化不大，到了元朝才有了「東昌路」這個名稱。明清兩朝的聊城，都隸屬

於山東東昌府治的首縣。以至於民國後的廢府改道。又去道而劃分行政專區。等之演變。直到今天。它的歷史沿革。和名稱的反復更改。可以說也够錯綜複雜的了。

二 歷盡滄桑話聊城 (二)

天下之大。中國之廣。大至一城一邑。小及一鎮一村。年代久了。輾轉遷徙。滄桑變易。不要說憑人們的記憶。難以追憶到十分正確。就是書本上的記載。也是訛誤相傳。不可靠呢。從春秋戰國到現在。聊城已有三千幾百年的歷史。中間。疆域的變遷。時而縮減。時而拓展。尤以地名紛紜。易於使人牽扯附會。弄不清楚。像《寰宇記》上說。聊城有微子城。而《東昌府志》上又說。聊城有畔城。府志所云是根據《魏志》。其實作《魏志》的人。已經受了《寰宇記》的迷惑。把它又附會到殷代的畔城身上。但是真正的微子城。是在須昌（就是現今的東平縣）。那能在聊城呢。據《縣志》上却有微城。說正是古鼎城。今稱湄河。現下楊家集東南^北。還有河影。也許就是那個地方了。

還有《寰宇記》上說。聊城有重卯。這和水經注所載的。不尽相符。一統志上說。聊城有古賴城。通典又謂聊城有臺城。續山東政古錄。對以上兩說。均予以否認。可見地名混

淆。張冠李戴。自古已然。要想弄得它確鑿可信。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唯其如此。所以

對吾鄉土的沿革概況。是必須要較為認真地改據一下呢。

西漢時代的聊城。是劃分於兗州東郡所屬。前面已經說明。可是現今的縣城。並不是古時候那中原來地。經過了一朝代一朝代的屢次變化。也就更換了好幾中地方。今日的繁榮市區。也就是過去的荒村野渡。昔時的歌舞台榭。紙醉金迷的富靡場所。現在豈不成了榛莽叢生煙波浩渺的郊外地帶嗎。

三 歷盡滄桑話聊城 (三)

據嶽山東攷古錄上說：聊城縣故城。在西北十五里。今聊古廟括地。（縣志上說在縣西四十里。通鑑胡注引作二十里。都不對）這個。似乎就是原始的聊城縣城。也就是漢代以至晉時的縣城。到了北魏太常七年。又在原縣城東四十里。修築了一座城池。由安平王鎮守。叫做平原鎮。這就是水經注所說的王城。直到太和二十三年。才又改鎮為郡。那時候的聊城。屬於博州。後改稱博平郡的治下。通稱博州。永樂志志上記載。晉代開運二年。河水決口。博州城圯。又遷徙於王城的西南。十五里。地名樂陵。重新建立州治。同時。聊城縣治也（年遷於此地。這地方又叫做樂陵城。就是現下城東十五里。許田庄南。旧州窪。因鄰近「樂父墓」而得名。

舊州窪這地方，在軍屯村東，許田莊的家南偏西一帶，地勢窪下，幅員遼闊，周圍數里，佔地約有十多頃，從前是終年不斷存水，煙波浩瀚，一似湖沼，據上年紀的老人談，在他們幼時，每逢到陰雨迷濛，或者凌晨月夜，常望見雉堞樓閣，若隱若現，這就是所謂海市蜃樓之類，現下也見不到了，如此傳說云云，亦只好姑妄听之而已，旧州窪的附近村庄居民，利用窪裡潏水，栽藕種稻，每年生產數量可觀，養魚的藕，也很清脆好吃，味道不亞於歷下北湖的產品，間有魚蝦捕獲，一到冬季，大批的白菜供應市區，都是旧州窪的農業副產物收穫，據縣志載稱為「舊州陂」，是小湄河上游水流匯聚之處，至於「陂」，「窪」兩字，或係語音訛錯，實則就是這一個地方，也不必再加以辯證了。

四 歷盡滄桑話聊城 (四)

到了宋朝淳化二年，那個建立在巢陵城的博州，和聊城縣，又遭到了大水災，把城池冲毀，淪為澤國，勢不能再舊恢復，於是政府再作最後的遷移，遷到孝武渡的西邊，這就是現今的地點了。（縣志載遷徙時間是淳化三年，孝武渡又名孝武陵，旧志曰崇武渡）

那時行政機構，在孝武渡西，雖已草建，也是因陋就簡，談不到什麼建設。至熙寧三年，終於開始劃定規模，搬運土木，修築了一座土城。一直到元末明初之際，天下大亂，安徽、河南、山東一帶，群雄逐鹿，戰爭連年，聊城曾遭過兩次很慘烈的慘酷的戰禍。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後，听信了丞相劉基之言，認為聊城是南北二京通衢要隘，又是運河中心地區，在政治上、經濟上及軍事設計等方面，都有其重要性，所以特發國帑，令東昌衛指揮陳鏞，於洪武五年，動工修城，就原有規模再加擴充，裏層純用三合土培築，外面用特製的巨磚和石頭砌壘，建造得十分堅固雄偉。據地方志載，周圍是七里一百九步，高三丈五尺，厚二丈，地寬三丈，深二丈。但是民間傳說，整個城牆是九里十三步，大概連環城的炮臺也包在內了。這座城大體雖是正方形，而東西南三面，都有凸出的扭頭門，這固然也關係着有軍事防禦的意義。如果鳥瞰全城形勢，恰好正象徵一隻鳳凰，東西門是代表雙翅，南門是頭，北門為尾，北門內從前有一座大影壁，門前直矗立。據說，何時影壁倒，鳳凰就要下蛋，聊城又要產生一個狀元郎。這也是過去的無稽風水之說，也可以說，在那時的鳳凰城中，流傳在人民中間的一點神話呢。

五 東南城頭聳危樓

看到聊城城垣，建築得那麼堅強雄麗，周圍炮台佈置，據險扼要，形勢儼然，可見當年造城時，相土嘗水，是作了不少相當於現在的地質勘查工作的。城門有四個：東曰寅賓，西曰納日，南曰南薰，北曰鎖鑰。各門的敵樓，都是仿摹京都宮殿式建築，飛簷重樓，巍峨壯觀。明朝御史邑人傅光宅有「偕吳客登城樓，遙眺詩，想是當初有樓板可以登臨，入民國後，已經不見樓板樓梯等的蹤跡了。從前，城垣的東南角有一座形如塔式的「魁星樓」，老遠望來，屹立城頭，高聳碧空，檐角風鈴，山風叮噠，越發把這座古城襯托得氣概不凡。西城上建有開帝廟，殿宇宏潤，修造莊嚴，從前香火很盛，城牆下邊，也有一座開帝廟，大門沖東，大門內兩旁，塑有赤兔馬和馬僮，門有朝南的大殿，和戲台，靠近戲台西邊，就是上城的馬道，唱戲時，坐在馬道上，看戲，倒看得很清楚。據縣志載，這座廟建自元代，歷明清數百年，屢經重修，均有碑記可考，還有什麼「顯靈護城」等，民間傳說，容另文紀述。

民國五年之，聊城屬於山東第六區行政督察專署所在地，專員兼縣長范集光，為整頓市容，和便利城關交通，把東門外的一段甕城拆掉，衝為直線一條，直

城內城車馬行人不再走那一段迂迴南轉的拐頭門。抗日戰爭爆發，民廿七年十月間，日寇侵攻聊城，城牆敵樓被炮火擊燬多處。一九四七年，聊城解放，這古老的城牆已不發生任何作用。人民政府為了溝通城鄉物資交流，將它拆去，僅留土基。歷年以來栽種樹木很多，夏秋間綠蔭成林，清風習習，下班後邀知友三五遊玩，遠眺野景，俯覽清波，却是別饒情趣。

二、溯源述今說東昌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屬于濟寧，就是東昌。這話流傳已久，富有說服力的兩句話。當初的東昌，確是有過一隆盛繁榮的階段。它正運河流域，能與蘇杭等名城媲美，可見昔日的蓬勃發達氣象。是如何令人心向神往，從前人們習慣上，都是正呼喊它的老名字「東昌府」，或東昌。鄉下人更簡稱爲「府裏」，這城叫做「進府」。又如店鋪子孫的招牌信封，以及錢帳契約等文件，凡是需要寫地名的東西，都寫東昌。郵局也稱東昌郵局，聊城兩字，除了在街頭看到的縣政府佈告之類，其他方面是很少觸目。這個傳統稱呼，一直維持到北伐以後，至抗日戰爭時期，逐漸地風氣潛移，一般人的口頭呼喊，也好像是不自覺的改變，於是「聊城」兩字，就把東昌府取而代之了。

現在說來，東昌兩字，似乎已經宣告廢除，成了歷史上的名詞。甚至提到東昌，有的人好像心理上有一種陳腐古老的感覺，實則，這樣感覺，倒可不必。我看全國中以昌為名的地方也不少呀。如南昌、武昌、^許昌等，都是直都大邑，繁榮商埠，工業建設的進展成績，毋見報章披露，而我東昌，過去也有它的一段輝煌歷史，為了反抗黑暗政治的壓榨，和封建制度的剝削，在多次農民起義中，也出現過不少的慷慨英雄。我們在紀念地方史蹟，和發掘民間軼事的今天，對這個歷代相沿下來的地方名稱，雖已不用，也不可以存有陳腐古老不屑一談的感想。

滿清時代的東昌府，所轄屬的十個縣是：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縣、冠縣、鉅陶、高唐、恩縣。為了好記，也簡稱：「聊堂博茌清莘冠鉅高恩」。知府官級是正四品，政治權力，等於以內的行政官員，和道尹等。

乙 地方衛戍兩機關

民國以後，雖然已經廢府改道，但是東昌這兩字，還依然是因沿應用。北洋政府時代，和軍閥割據時期，物換星移，民國十五、六年之間，這裏軍政機關，以東昌為名的，約有以下幾個：

先是東臨道公署設在此地。轄區二十二縣。道尹柯昌泗。由各屬縣的警備隊中。抽調一部分武力。組織了一個「東臨道區警備司令部」。司令由道尹自兼。不久。即被駐軍一二八旅張輝駿部繳械。柯走後。又改為「東昌道」。僅轄十二縣（比旧府治多陽谷壽張）仍然抽調十二縣的警備隊。組成了「東昌道區警備司令部」。司令是王冠軍。後來。這王冠軍被改編為一二四旅。從聊城調走。道區司令部也隨之瓦解。後由第八師之長于英傑臨時派遣其第三團。長唐鎮山。組織了「東昌警備司令部」。算是地方治安機關之一。另外。樓北大街有一處「東昌醫院」。規模不大。却維持數年之久。

東昌鎮守使。是山東督辦公署直接委任的。一個地方性的總靖機關。鎮守使要人和靖在東裏駐了一個時期。令人印象很深的。就是他那每日經常巡邏街道的糾察隊。八個大兵都是挑着個大魁梧。膂力過人。各背大砍刀一把。三尺多長的紅綠綢布繫在刀柄。飄擺下垂。另外一兵抱着「東昌鎮守使要令」。令箭前一支。由一個茶隊的班長帶着。巡行街市。行人避道。大有威風凜凜。林嚴不可侵犯之概。遇到那裏有庙会。或唱戲。糾察隊也去彈壓。這東昌鎮守使。和東昌警備司令。在地方上都起了什麼作用。建立了什麼政績。老百姓對他們輿論如何。這裏暫不提他。且待後文敘述。

八 曇花（現出版界）

北伐後的聊城（民國十七年）地方上軍警、行政等機關已不用東昌兩字，大概郵局電報局從那時起也改稱聊城了。一直到民國廿四年^春，縣黨部出版的（一種小型日報）叫做「東昌新聞」，可以說是最後一次用這兩字代表地方名稱。

這裏再順便談聊城出版的梗概。記得北伐以後，有一種^{石印}小報出現，叫什麼「新聊城週報」，內容無非宣傳黨義等文字，何機關創辦，搞不清楚。這個小報大約壽命不長，就不見了。以後，東昌新聞同安，起初也是石印，每星期出一小張，後來改為日報，用鉛字排版，內容較為充實，副刊「北花園」，小品文字，還不缺乏。投稿者多半是本地中學師生，談不到什麼出色作品，並有長篇言情小說連載，係「明湖波影錄」，不是新作，是用現成的整本小說，每天照樣排印，目的為了填塞篇幅而已。這張四開小報，一直到停發黨部經費，實行改，而宣告休刊，大概也支持了一兩年的光景吧。在同時，聊城的學校中，有「三師月刊」和「青鶴」等校刊類的東西，而「青鶴」還被人攻擊，在小報上大打其筆戰，結果中途夭折。抗戰軍興，聊城經沈崇先司令「良心抗戰」的偉大號召，群起響應，人材羣集。

34326 17 433

盛極一時。曾西北唯一的戰時刊物「抗戰日報」在聊城創刊。接着「戰地文化」和「戰線」一個月刊一個旬刊也先後出版。形成了以聊城為中心的救亡文化極度燦爛一個階段。當時抗戰日報的創辦人。似為申仲銘。總編輯似為齊燕銘。經常執筆者多為政幹校教師任秉、劉子毅、梁軍固等人。所以這張報紙亦得相當「棒」。

九 山西洪洞是老家

據傳說：聊城縣的人民也是從前古「山西洪洞縣老鴿窩」遷移來的。從什麼時候遷徙的呢？大約和其他地方所傳說一樣。是在元末明初之間了。據說那時候，黃河中下游的同胞，在異族殘酷統制下，大多死於天災兵禍，成了赤地千里，村空稀寥，人跡絕踪的慘淡局面。那時期山西洪洞一帶，山河寧靜，人烟稠密，官家便在洪洞縣廣濟寺大槐樹下為集散地，征集當地居民遷往外方，去向那些荒蕪地帶，重建家園。人們從那裏勇敢地挺身走，散奔黃河流域，到處安家落戶。世輩，用自己的血汗灌溉着播下種子的土地，為下輩兒孫建立幸福生活的基礎。到現在說，已經過了幾百年了。明朝初年，朱洪武創天下的時候，我們這一帶地方，也正在兵荒馬亂日不聊生的圈子內，明將常遇春曾到過聊城，他的一套盔甲，曾留在此地，先皇流落於北門裏

傳宅收藏。今亦不知下落何處。

翻開中國地名辭典，或地圖表解之類，裏面所談的什麼「聊城土地肥沃，物產丰富，民生殷富」等的話，並不是那回事。這裏附近田地，貧瘠淺薄的佔多數。西鄉一帶，鹼土丘陵蔓延不絕，居民多植觀音柳，莊稼很少收成。南北鄉地土較好，東鄉沙窩地區，除了花生、山芋等，不適於種植。穀子高粱是難以生長的。我們如果去走一踏看，那裏田野風光，只見黃沙漠漠，崗嶺起伏，榛莽叢生，荒草沒徑。一到起風來，不但走路難以睜眼，吃飯時連鍋也不能掀。解放後，政府大力支持農林社，普遍掀起了打井墾荒，興修水利的熱潮。這東鄉沙窩也將要改變以前的悲涼狀態了。

十 高樓魏莊集中央

每一個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謂「三宗寶」，即使沒有什麼特殊的可稱寶的東西，也往往強拉硬湊湊成三樣，就拿兗甯做這一地方的特產了。如：保定府有三寶：鐵球麵醬、春不老，南東也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等。

東昌府三宗寶：鐵塔、古樓、玉皇閣（讀如稿）。這個諺語也是由來已久。鐵塔和玉皇閣，這裏先不提它，且把古樓談一談吧。

古樓。名為光嶽樓。今改稱文化樓。創建於明代洪武七年。(一三五)原是那時候
修築城垣剩餘的材料。又在城中央蓋了一座樓。又叫做餘木樓。後經西平惠
贊。改為光嶽。到現在已有二百年了。樓確是蓋得莊嚴宏偉。氣魄不凡。從老遠
裏望聊城。只見綠樹籠罩。濃蔭千家。烟霧冥濛。氣象万千。光嶽樓高。地確算
峙於城的中心。像是一位頂天立地草莽不群的大英雄。使人起有一種縹緲而親如之感。
樓建築在四面^三大^六尺的高台之上。從南面開門。拾級而登。所謂「吟望嶠岫洞亡涯」
石磴列苑雁齒排。(謝道南登光嶽樓詩)確有那般光景。走上了五十三層的石級。迎
頭匾額。共登青雲梯。是當初浙江巡撫毛人傳純勳手書。採用唐人謝靈運詩句。這
塊匾。早就失蹤了。已請省文化館王獻唐先生補書。目下還沒製就。樓上面。碑碣匾聯
等類的文字裝飾。是少不了的。南面的幾塊碑。是歷代重修光嶽樓時所立。東面有
徐^康筆題的「登光嶽樓詩」石刻。從前。還有人將這些碑蹟摹拓下來。論套出售。今
已無從可買了。大北柱上的楹聯。我已全部毀壞。文字甚長。沒有文獻可攷。也沒有人
記得。想再補修恢復。是不可能的。現今。碩果僅存的。只有孫桐峰於一九三三年重修古
樓時所懸的那一副。文是：「秦川東峙黃河西流。憑欄把酒無限好。叢台射書微鄉

明志地靈人傑登極懷古有餘韻香

十一 泰山東來作翠屏

讀楊以增重修老嶽樓記。內有：「取其近魯有光於岱嶽也」之句。又說：「每矐矐破曉晴光晃漾。天門日觀諸峰如星斗排佈霄漢。望之穹然。上扼三光。混茫無際。而岱嶽之千巖万狀悉收於一覽中……」這些話實在說來似乎有點描繪得過甚其詞。你想從此地到泰山二百五十里路。樓高僅有一百十三市尺。就是登至絕頂窮目力所及也不能把岱嶽景物看得那麼清楚呀。這是又人的「神燈染筆法」就是了。這座樓連台基在內共是四層。每一層四面有門。通出外面懸空的走廊。凭欄远眺。正好四面八方都很清暫的映入眼簾。俯瞰全城。綠色瀰漫之中。一列列的新舊瓦舍縱橫密佈。十字街衢。人烟繁榮。往東北望去。從前的瓦礫荒場已變了樣。新的建築正在方興未艾。市區兩度輪廓已具大致模型。這正是以使人興奮的鏡子。同時也感想到。聊城又要恢復年青時代了。樓的三層。光線很暗。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從這裏細細地欣賞那疊木雕甍。具有藝術風格的精美構造。不由得贊歎我們祖先的勞動人民。凭着智慧技巧創造出這樣雄偉壯麗的建築。真不是一件簡單事情啊。

聊齋志異中：那位為胭脂平反冤獄的施愚山（閩章）先生，有光嶽樓七言律詩云：
危樓百尺瞰滄溟，秦岱東來作翠屏。梯檻寒星晴歷歷，侵衣銀漢冷泠泠。地連朔雪
孤城白，天入齊州一帶青。尊酒未酣人欲散，西風黃鵠度空冥。這詩和明御史傅光
宅登樓詩：都會鐫石砌壁迄今猶存。清翰林學士傅臚公來學篤，手書「秦岱東
來作翠屏」七字匾額，懸在東面樓口上方。幸保無恙。是的，登最高層，漫眺東望，
只見蒼茫空洞，峰巒起伏，想像中的那嶽容秦岱，何嘗不能作天然點綴之屏幃呢。

十二 金黿脫寶神話傳

流傳於民間的神話之類，常有這樣說：凡是有寶物的地方，總有神仙呵護，或者派下
什麼精靈嚴密看管，防備着寶物的損傷或被盜，如長成人形的人倭，常有巨蛇守護，
白娘子盜灵芝草，而險遭仙鶴啄喪，等。

這話說來，光嶽樓是東昌三堂之一，必然也有神仙照顧，或是精怪之類保護了，不錯，是
有這一回事的。據傳說當初建造古樓的時候，公輸子（魯班）曾一度現身說法，他化裝成
一個老工匠，從中協助設計，佈置，構造，而築成了這座雄巍莊嚴的高樓，樓的地底層
派有一隻龐大無比的鼉龜，牠以整個身軀，駝着這座四層大樓，平常日子，牠也懂得耽

青所在，不敢逾越。爬在地下，穩風不動。老：實：地負荷重載，長期潛伏，度地那苦寂漫長的歲月，但只你不要輕視了她。鼉魚的呼吸動止，關係全樓之安危，就是她善意地閉一下眼睛，古樓就要發生搖盪不安。如果你驚擾了她，而惹起她的憤怒，來個鷄子翻身一舉而可顛覆這整座的城市。因而，古樓底洞道內，歷來是不准走大車，怕引起鼉魚誤會，而招來意外之禍。

以上神話云云，當然屬於「姑妄言之」，不能認真的。像民國十七年三月，奉軍過聊城時，那些軍隊，曾驅駛着幾十輛官車，從樓洞中直衝而過，鉄輪東東，响聲不絕。民廿六年，日寇飛機來聊轟炸，敵機巨彈落於古樓側近，震動得附近房屋全玻璃皆碎。地下層的鼉魚，也沒有絲毫反映，想是酣睡未醒嗎？實在說來，鼉魚是靠不住的。古樓的底層，確是有一種數寸厚的鉛板作樁，甚至連伸至兩丈以外，從前樓東某舊園，在院內掘窖子，幾尺深就發現鉛質厚板了，所以歷數百年，光祿樓沒有任何畸斜凹陷狀態，是有原因的。

十三 狀元飛筆點雲腳

中國的古代建築物，所有文字方面的點綴，自有它的（一種具有歷史性的，民族藝術風格，使人身臨其地，觸入眼廣，發生一種莊嚴典雅之感，尤其講究名家法書，更

可使園林勝蹟、相得益彰。因此樓閣塔亭等建築物，都似乎需要什麼匾額聯對一類的東西作裝飾。缺少的話，習慣上總覺得有使名勝減色。

古樓上匾聯之類，從前也不少。第一層大抱柱上的楹聯失蹤，這是近幾年的事，已經無可查改了。單談匾額吧，東面除了「泰山東來作翠屏」外，第二層是「太平樓閣」，最上層是「文化樓」三字，乃為舒同先生所書。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懸挂的，字體很大，遠望去，頗有龍蛇飛舞之勢。樓的西面，祇有一塊匾，懸於第二層，是「就日瞻雲」四個字，沒有年月，更無題款，不知誰氏手筆。但是這塊匾，却有一個很饒趣味的故事流傳着。（望色風凰亭觀風亭）

據說這匾上四個字，是狀元公鄧鍾岳親筆所書。這位鄧狀元於康熙辛丑科以第一人及第，殿試時皇帝御筆批他卷子，是什麼？文章平平字壓天下。有這麼八個字的評價，所以他的書法，是海內馳名的了。恰巧這一年重修光嶽樓告竣，鄧狀元因事旋里，地方人士就公請狀元書匾，以為鄉邦名樓增光。匾寫好後，就高挂於樓的西面。一時哄動了全城，競相傳告，紛紛去參觀狀元寫的匾。頃刻之間，古樓下聚集了不少的人，大家聚擁擠着，都提高興地，仰面觀賞匾上的字。正在嘖嘖稱贊

之際。忽然人群中一陣譁笑。嚷道：「呀！怎麼狀元寫匾不會掉畫？大家注意着時，果然發現雲字最後的一點是怠掉了。」

這時，鄧狀元也正在樓下，不禁呵呵一聲，笑道：「我真疏忽，竟然缺了一點，說着連忙呼喚跟隨他的童兒，快拿筆來！」狀元握筆在手，蘸飽了墨，仰望懸在高樓的匾額，倏地將筆向上擲去，只見那枝筆疾如閃電，矯如鷹隼，飛往幾丈高的樓台，拍的一聲，不偏不斜，正点在雲字之腳，樓下的群眾雷也似的鼓起掌來。

十四 秋霜紅葉映土城

東南外的土圩，俗呼土城，從太平街南，運河的河口涵洞之間築起，迤邐東去，經過前心菜市街的外圍，直達小東關玉皇閣北，成弧形半圓形勢，約計說來，長度總有五六華里，城內每個街口有一座，全部約有四座至五座，土圩內外都鑿有丈把寬的水濠，從涵洞口引入運河之水，終年長流，並和各個街衢沅溪中水相通，有名的十二車橋，互相貫聯，綠波潺湲，清流迴繞，蕩漾於里巷宅舍之旁，再加上紅桃翠柳的點綴，大有江南水鄉風味。

這道土城的修築，以時代和環境來推想，是有防禦作用的，因為那時候的東

同治元年修
因感感事
十年未事
清政聊爲
的土城

關。緊靠運河。是南北貨物集散之樞紐。也是全城商業繁榮中心地區。這裏人烟稠密。交易繁忙。爲了治安關係。終有這土城的建立。土城也相等於一座關隘。關內是濃園千家。關外是荒涼郊野。每夜巡邏的更卒。當他們晚登城頭。憑高远眺。看到蒼茫暮色。籠罩大地。一輪明月。高挂上空。朔風吹來。寒霜報。休。真有也塞戍守。殊厲成嚴之景象。

土城的西南。傍臨彭民塋地。俗稱彭家林。有栽種合吃不來的大杜李樹。還有叢叢密密植的刺槐白楊。入秋以後。經過霜的杜李葉子。多半變爲紅色。從前。杜牧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句。我們這方沒有楓樹。能看到的。燦如紅霞的杜李霜葉。也可說聊慰暮懷呢。日圓塵囂的城市人們。每當夕陽將落。閒步土城。欣賞一下大自然風景。真是無限愉快的。

現下。土城早已沒有了。前菜市街東郊外。這牆有長約三五丈的。土城遺蹟一段。上面長些枸杞。蒲公英之類的野菜。底層不少獾兔窟穴。這段土城。經過多年來。旋掘沙土。和取土托坯。也就逐漸地縮小他的體積。恐怕再過兩年。連這點遺跡。也歸於湮沒了。土城的建立年代。據說是在清朝。但是我不到改證的文獻。

十五 宇宙文衡南北懸

光祿樓上的匾額。前篇所記西面的「就日瞻雲」，有狀元飛筆補雲腳一段民間故事。實則也祇可以當做詠話就是了。封建社會中，老百姓一般的付統觀念，狀元公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從小時候起，他的生活動態，就有很多異乎平凡人的神秘傳說，甚至故意渲染附會，把他烘托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如就日瞻雲的匾，豈不是鄧鍾岳寫的，還沒有改證得出，但是，距離我丈多高，就奮筆一擲，恰好對個正着，我們的狀元公，是個文弱書生，他又沒有像勝三爺那樣的金鏢技術，那能會露這一手呢？這個，亦不必多加研究了。

望闕承恩匾
由乾隆南巡時
所懸，係用「宇
宙文衡」匾改
製，旋又奉
勒為跡，另太
匾懸於南
面，型式與小

再談一談南北兩面的匾吧，南面，祇是樓的正面，樓洞左右有門，進入東邊門，即是五十三卷石磴，由此拾級上樓，門外石刻「鳳城仙關」，清人安聯捷書，西邊門似為虛設，往來是拿磚石封閉，僅存門的形貌，上有石刻「瀛苑瀛洲」四字，土人傳說什麼，創修光岳樓的碑，就立在這座門內，這是不可靠的揣測之詞，樓上二層正中，是文昌殿，額有「履中集福」，文明景運，殿左朝北，塑有奎星神像，額曰「文光射斗」，神像著早就沒有了。

一面和東面樓
書南匾字
北匾在東
相若以廿年
之久
北匾亦已
改及改書
匾亦與

樓南面從上至下，懸有匾額三塊。最高層是鄧狀元所書「光祿樓」，字體遒勁渾茂，的確字字不錯。據說清高宗南巡時，路經東昌兩次登樓，對這塊匾很加賞識，匾上有鄧鍾岳書款。下有刻就的匾章，不知被誰挖去，已無法修補了。另外還有「神光鍾瑛」和「宇宙文衡」西匾。北面祇有一塊匾，從前是「望廟承恩」。民國廿二年，孫桐嶠任聊城縣長，曾重修古樓，將這匾摘下，打刮刮去這四個有封建氣味的字，重新再寫。那知刮下一皮，匾裏層赫然是還有「四字」和南面的一樣，仍是「宇宙文衡」。因而重加油漆，未再更換。所以樓的南北四面，都是文衡文衡，不過，據懂得書法的先生們談，北邊這四個字，不如南面匾寫得好，或者當初先寫了的是北面那塊，一看不好就塗蓋了，想不到若干年後，又重新出現，和世人見面，這也可以說光祿樓匾的一段淵緣呢。

十六

瑣事供聞尚可記

光祿樓，從創建到如今，幾百年的悠久歷史，中間也經過了不少的滄桑變化，和劫運危險，如飛日月，似水流年，一代一代的匆匆過去，高樓儼然無恙，也

誤

真跡不錯。有閩兒所經歷的。民間傳說。大致有如前述。而另外還有些瑣屑軼事。亦再拉雜記在下面：

由餘木改光嶽。還是明代的事。清道光年間。楊增傳。饒動重修光嶽樓。碑文上又寫做「東昌樓」。民國十七年一度改稱「中山樓」。也祇是在樓洞上額刷上石灰。書了三個藍字而已。旋又恢復原名。勝利以後。反動派聊縣長劉之驤。為媚稱。獻樓祝壽。又改稱「中正樓」。解放後。仍復光嶽。今又稱文化樓。

一九三三年。聊縣長孫桐峰。開拓樓東街道。將明代尚書許贊的「九代恩榮」石坊拆掉。至一九三七年。記專員為保存古蹟。將牌坊石頭移置光嶽樓上。今存於第一層之北面。和孫縣長長的「重修光嶽樓碑」並列。

從前樓上四壁。遊人題咏很多。除了「某」到此一遊。和順口胡謔的俚句外。也有些措辭典雅的佳構。在民國二十二年重修古樓時。一概粉刷乾淨了。今抄錄明御史傅光宅登光嶽樓詩一首：「畫棟雕甍倚太清。平臨岱嶽俯東瀛。天低素樹浮雲迥。水繞孤城落日明。座飲長風消暑夏。野含時雨近秋成。傳聞海外風波急。一劍同揮報主情。」這首詩也曾鐫石嵌於壁間。保存至今沒毀。

碑傳
光嶽三又中
來抄

楊光
碑

聊齋誌異上、曾記有這一個故事、聊城某書店學徒、少年韶秀、未婚、一夜忽失蹤、經數日返、言被一美女擄去、居以桑屋、常棲、成婚配、兩情懽洽、因思家暫逃返云、經偵察係狐女所為、巢穴即在古樓上、但不為人害、大意是如此、是否真有其事？亦可作奇異神話說了、可是一般上年紀的老人們、也常談、從前古樓上確有鬼說、每當月色皎朗之夜、往一看見靚麗少女、倚欄俯瞰、姿容姣麗、始如天仙、風狂兒郎、如近前調謔、輒以瓦石所擊、等等的傳說、如云云、姑妄听之而已、總之、仙蹤異傳、任人而談、當然是不乏可信的、

十七 橫險兩道樓無恙

一九四五年、日寇降伏後、聊城的偽白軍、治安軍、將搜括民間的輜重錢糧、悉數捆載、棄城北逃、臨走時、惡賊性不改、企圖放把大火、把光嶽樓燒掉、他們弄了兩三捆柴草、堆在一層樓的大炮柱下、煮着火、就倉惶離去、結果、火沒有擴大蔓延、經群眾聞訊、拿救撲滅、幸而沒釀成空前浩劫、這是一次樓的危險、再一次在前、日寇廿六年（或廿七年）我民族英雄范築先司令、發動偉大的良心抗戰彈弓、魯西北草莽群雄、紛紛響應、並列擁護、同時、平津以及東北各地的、

流亡學生、大學教授等也都集中此地。參加救亡工作的戰鬥陣線。群策群力。團結一致。與日寇作殊死的鬥爭。保存了山東（部份）魯西十數縣的乾淨土。聊城之攻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點。魯西北抗戰根據地。因而。敵人飛機時之侵襲。濫肆炮火。古樓高聳碧空。居城之中央。目標最為顯著。但敵机盲目投彈。企圖將之摧燬。總是落在樓的偏側。並沒損傷古樓的分毫。一次。一枚巨彈落在樓東北轉角。炸得平地更深坑。我們的光嶽樓儼然無恙。雖是如此。也不能說不是一次危險呢。

樓洞上額。四面皆有石刻兩個大字。東曰太平。南曰文明。西曰興禮。北曰武定。唯獨西面興禮二字。寫得筆畫時斜。不規則地信筆而抹。很像初學寫做的小學生手跡。據傳說。這兩個字。是一位老翰林所書。做什麼「近量體」。想像中這位老先生。老來狂態。興到為之。可稱豪放不羈之流的人物了。

樓頂上豎立一只丈多高的大葫蘆。雕花鏤空。製作精緻。據說是風摩銅所鑄。民國廿二年重修古樓時。又在尖端裝置定風箭一支。每天風向如何。可以一望而知。從前。樓的每層飛簷。都繫有風鈴。微風吹起。鐵馬丁東。饒有古刹意味。以不曉何時摘除。樓底洞內。先是一些賣麵食的攤販之類。今已改為百貨小市。

場並於今冬特造玻璃門四座。分裝各個窗口。今后的古樓底。寒天可免朔風凜冽。不能傷足之苦。真個改造為一處冬煖夏涼的「福地洞天」了。解放後。人民政府重視文化古蹟。對光祿樓。逐年都加以保護性的修理。油漆。並每層裝設玻璃。光線明朗。煥然一新。這也是說明了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從大。小。每個角度上觀察。都充分表現出它的偉大的優越性來。

十八 十二連橋旁彎水

浩。蕩。的運河之水。在往昔。為封建皇朝輸送糧根。為南北商品溝通有無。且起過它的莫大作用。東關的通濟河。是運河經過聊城的咽喉。那時候。每天到晚。南口南口忙。擾。攘。不知道要過多少船隻。真個是帆檣如林。舳舻千里。有的船。擠。不。開。擋。就停滯於南口外。再伺隙衝過。

不知從那時起。在南關鑿了一「道」越河。這越河往東南開闢。折北經柳園西去。大寬轉地走一回灣。於是歸入運河。這個具體而微的小河。也就等於一條清渠。全長亦不過兩三里左右。橫繞中間的街市。就叫「越河圈」。在當初。這越河的用意。是疏通過關的船隻。可以直道而駛。不致於擁塞於大南口。就誤行程。但。且。越

河的河面^狹隘。只好限於小船來去。除此以外。越河之設也有舒洩水勢的意義。所謂

十二連橋者。是聯貫越河之水。縱橫穿穿每個街道的淺溪水坑。大小不等的橋。恰好十二

座。稱作十二連橋。住戶人家。多是門映一泓清流。岸植紅杏翠柳。曲折迴繞。綠波激

蕩。三三兩兩的婦女。伴聚在水邊。有的浣菜。有的浣紗。她們愉快的笑語聲。經常

地飄揚於水面。這裏雖是^{鄰近}市繁榮之區。足然可領略到一點山水情趣和田野風光。

十二連橋。從來春橋為首。北是迎春橋。柳園的小板橋。南頭通達三開菜市西去橋。往

北兩座小橋。糧食市南口的石橋。皂王廟前橋等。詳細處不勝枚舉。而且十二

橋中除迎春。來春外。別的橋叫什麼名字？如今也沒法查改。詢向年長者。也很

少有人說得清。越河和橋。有的逐段湮塞。有或已拆毀。改造。已早面貌全非了。

來春橋從先是木橋一座。民國十二年。經河東團長徐桐（字青雲。人稱徐六爺）。

倡議重修。捐款集料。改砌碑石。工竣立了一個長約五尺的碑碣。和舊有一塊石

碑。並豎在橋的北堦東側。不知何時舊碑失踪。而後立之碑。至今偉存。已經利用

它做為公厕的牆了。而越河一道。歷年被人做倒灰土拉圾。今已多半淤塞。

附記：一說。十二連橋。是越河以外的橋。迎春來春。並不在此數。約記如下。

糧食市南口（陽谷廟前）石橋（陽谷廟祀閻帝有周倉關平王甫趙雲像分坐左右）

猪市街南口石橋

前菜市西口石橋

由前街西口往北小磚橋

小磚橋以北又一小磚橋（橋北側有小廟祀閻帝今毀）

皂王廟前（廟門外）木板小橋

皂王廟前菜市西口石橋

小東關東口至皂王閣前石橋

後菜市東口對月橋（橋洞內兩壁砌有方石上鑿圓形月亮東西相對）

前菜市東口救命橋（救命之義待改或云很多年前有冬至洪水暴發幸

被橋阻未曾侵入街市人民免罹浩災故以救命名橋云云不知確否舊有至

修救命橋碑立於普濟堂山門之側拆廟時毀去）

如上所述亦祇十橋此外或在舊庄內所姚家園子之間的橋不知是否右數待

訪詢改證得有明確答案另文再紀

十九 百步十廟處之佛

越河園的東段，迎春橋至財神閣的這一小區域內，有「百步十座廟」之稱。哪百十座廟呢？從西數起是：財神閣、地藏菴、廣生殿、天齊廟、靈官廟、泰山行宮、觀音廟、龍王廟、魯班廟、直武廟。這一段距離也就是百步上下，兩头的還有文昌宮和關帝廟不祇數。恰，正是十座廟。

這十座廟的建築大致輪廓，我所記憶的，也不是廟的全貌。那時候已經殘敗不堪了。先從財神閣說吧。這座閣子，是修蓋在街的中心。上面一大間閣子，橫跨街道，頗稱堅固。供有財神偶像，神龕內似是繪的「洞賓戲牡丹」故事。元宵節前必三天，閣子上也挂有木製長型和橫型的聯匾燈。外糊黃紙，黑字。每格標上牛腊、燈、燭、揮、煌，也挺熱鬧。地藏菴在路南，有朱紅漆畫的匾，進大門有影壁，東西廊房，塑有刀山鋸解，十八層地獄的造像。後來，泥像毀壞，又在壁間依樣繪畫，黑白無常之類，令人看到，却還有些駭怕。正大殿五間？很寬敞明朗，殿前有空院，一株大槐樹，夏天綠蔭密濃，地甚僻靜，有一年，廟裏打疏頭，就在這棵槐樹底下，按鍋做飯，大缸打水，開之攘，很多人忙了一天，又一年，東閩（般武衛界）人士，曾組織一

地藏菴
春地廟
朱紅漆
清初工部
朱紅漆
朱紅漆
朱紅漆

何「國技研究會」就設在庵內辦公。成立日，觀衆廣集，看他們表演武術，縣長也曾到場致詞。也興騰了一些日子，後來沒聽說再發展，或因時局變更，這組織也就完了。又曾借這裏做過「養蜂場」，那時兩廊房，還沒有毀壞呢。

地藏庵，不記得有住持，一說是龍潭靜業禪林的下院，如今遺址雖在，景物全非，已做了河東小學的分院。舊日廟舍建築，早就沒有了。廣生殿、祀文王，已無踪蹟可尋，大概就在地藏庵對面之間吧。

二十 十廟踪影記梗概

地藏庵斜對過路北，就是當初的天齊廟故址。在十多年前，廟的殿宇房舍，已經沒有了。牆了一瓦片，散間民屋，院子內，幾統高大的石碑，兀立在荆榛蔓草中。記得碑上還有傳以漸的撰文，後來，這些碑都被賣於石灰窯，砸得粉碎，裝車子弄走了。廟的山門影跡，雖已不存，但門兩旁的鑿有獅子的石柱，儼然還在。前面是宋家茶館，兩三間平房門面，連一點廟的影子也看不到。頭幾年，進得茶館，可以看到獅子石座，可以望到後院的巨碑，意味到這地方，原來是座廟。如今，碑早變為石灰，獅柱並化為烏有，沒有人說，誰

也不相信這就是當初的天齋廟。而且，宋家茶館也早改了行。

天齋廟供奉的是東嶽大帝。據說他的官級在十殿閻君之上。從別處的天齋廟建築規模來推測，從院子中那幾塊巨碑來觀察，想像中這座廟，當初一定是很大的。修建年代，雖不可改，最晚也在明朝末年，決不在泰山行宮之後，因為泰山行宮的樓殿房舍還沒有十分損壞之時。天齋廟已是僅存遺蹟，這不是老大的證據嗎？和天齋廟毗鄰東邊一個小小靈官廟，廟小也不記得有神像沒有，不必提了。

泰山行宮也在路北，俗稱奶奶廟，供碧霞元君。這座廟範圍很大，修築得相當恢弘莊嚴。前有正殿戲台，配房，後院梳妝樓等，直達柳園。院子裏花木扶疏，清幽雅靜。海棠、榕花、刺槐等，點綴得十分精緻。藝術。每年陰曆的三月十八，這裏有香火大會，遠近的苦男信女，接踵摩肩，進廟燒香叩頭。同時柳園裏也搭台唱戲，很熱鬧幾天。到了民國二十年代，廟會漸見冷落，廟中殿宇樓台，有的逐年頹壞。經高相年道長，惨淡經營，籌資修補，將前正殿重新築起，戲樓重門亦加以整理，廟呈中興之象。不幾年，博聊兩小學校建校舍，將泰山行宮內殿圍入校內，於是清靜如魚之宮，一變而成為弦歌琅誦之所了。

泰山竹宮在中日書院後。建築物有去沒添。後來山門也改變成市房。廟的形貌是越發消失了。這座廟據縣志上載稱。是傳以漸修建的。當初一定有碑文。可惜早毀壞了。竹宮對過路南裏。從先是恒茂成雜貨果品鋪。鋪外厦簷下有。一個小小廟宇。是送子觀音。神像似為碑石雕刻。據說。雜貨鋪的全部房舍。原先就是整間的廟。也屬於泰山竹宮所管轄。不知從何時。菩薩被放逐門外。偏促於方圓數尺的小龕內。民廿四年間。向展街道。拆除厦簷。小廟也遭池魚之殃。而寸磚未留。

魯班廟和龍王廟。在泰山竹宮的東鄰。從前。臨街一座廟廟門。進廟門就是一口井。緊心口三間北大殿。有公輸子泥塑神像。白面長髯。似穿藍袍。兩旁或有侍童。據說。魯班公為「巧聖」。木匠奉為「祖師」。每年的不知那一天。逢他誕辰。一般木匠工匠。都來這裏醺資公祭。並舉行聚餐。這是很早以前的事。如今。廟門早毀。魯班殿有否沒去查看。或者年歲不久。就是存在的話。恐怕也改作別用了。龍王廟。在什麼地方？不知道的絕找不到。他在井裡頭藏着呢。

魯班廟東一牆之隔。鐵貨店內院的水井內。就是龍神蟄伏之所。說來也够可憐。原來在井的中間磚壁上鑿了一個小方洞。洞內供着數寸長的龍王神像。從井口往下望。是難以發現的。因為黑黢黢。深處莫測。誰曉得裏面還有龍宮？這個廟的哈設在井裏？還鬧不清楚。或者尚有其他傳說。民間流傳有。井裏有廟。廟裏有井。是不是指的这个地方？待再打听打听。得有明確答案。後文另述。

二十二

神勇夜奔難置信

百步十座廟的僅東頭的一座據說就是迎春橋外。朝西的真武廟。廟祇一間。位於十字路口的一角。從前。這座廟是個小餛飩館。不記得有神像。現在早沒一點影蹟了。有的說。迎春橋西。緊冲往柳園的胡同口。路南牆上。還有小廟一個。供的什麼神。無法查攷。如果此事屬實。那麼百步十廟以距離遠近而論。應拿這個湊數才對。

十座廟中。規模最大的要推泰山行宮。和天齊廟。不過天齊廟毀圮已久。僅見遺址。恢弘。想像中當初是座大廟而已。此外。地藏庵也祇蓋得不離。魯班。文王。靈官等廟。比起上述幾處。真是難以相稱。至於牆上挖穴。井巷鑿洞之類。更不足為奇。而最近不久。井中的龍王。已被人請出。連同他的侍者。一併送到前泰山行宮道長高六爷家裏。

或是因為下井取物、順便捎上來的、指上心又感覺無處安放、才給他送去。

這裏再附帶一說、和十座廟鄰近、而緊相接連的兩座廟吧、一处是迎春橋東、鷄市口北路東裏的關帝廟、也是一間房子、十分窄狹、卻像早已沒有、以前被菜攤、酒攤所佔用、不必一提了、另一座、就是財神閣西、路北的文昌宮、地方宏潤、氣派莊嚴、廟門外有宮殿式木質牌坊、書「文昌宮」三個大字、正門左右兩廡、有泥塑神馬、和牽繩隨轡的馬僮之類、內面偏西、五間大殿、建築得相當巍然壯觀、其他廊宇亭閣等、當初或者不少、毀壞的早、無從得見、民國廿二三年之間、經地方政府、將文昌宮大殿、及另外平房等拆除、大興土木、改建學校、後博聊國小學於此、也就是現在的河東街小學。

關於文昌宮門外木柵欄內、那匹泥馬、我從前有這麼一個謠言、據說這馬極不老实、往往半夜三更、脫繮而逃、在大街小巷、任意奔馳、時而昂首長嘶、狂跑一陣、待牠興盡力竭、自己會跑回原處、有的人追去觀看、泥馬身上果然無津、淋汗、這個傳說、頗有點近於迷信、有此一談、姑妄听之、不可盡信就是了。

二十三 狀元归去耶如飛

北門裡邊路東、有一處建築崇峻、氣派不凡的宅第、坐北朝南的大門、挂著耀黃

奪目的金字匾額兩方，一書「狀元及第」，一書「相府」兩字。兩旁對聯寫得是：
傳臚學士無雙比，開國文章第一家。這就是那位狀元學相傳以漸的宅第。這
傳臚老，諱以漸，字子般，人稱星巖先生。他在順治己酉年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殿試第
一甲第一名，為滿清定鼎後開國的头名狀元。後來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加少保等職位。關於他的故事，有這麼幾個傳說：

傳以漸，幼年就聰明過人，三歲時能認得很多字，並能誦讀書本上的文章，到了
五六歲，經史等一般書籍，更可琅琅上口，不遺一字了。十歲時，文章作得很好，喜歡
讀書，刻苦自學，小家庭貧寒，沒錢買紙，就用煤灰在牆壁上起些字，寫後擦去再寫。
晚上，為了節省燈油，常點燃香頭藉那星之火光照字，因此學問淵博，識見卓達。
苦志力學，二十年猶如一日。那時候正是明季末年，天下大亂，他家居讀書，不求仕
進。有一次，聊城遭到嘯聚的飢民圍攻，以漸毫不慌驚，仍然閉戶自讀。當時金城
鼎沸，人人恐懼，看到他這樣好學以暇從容不迫的態度，頗笑他真是個書獃子。
惟有某寺和尚告訴人道：吾觀望城東南方，有雲氣籠罩，紫霧凝結，這是宰
相大魁之兆。城是沒有好孬的，果然。數日間城圍解除了，這時以漸的家正是住在

東南隅。後來，傅以漸顯達成名，官職累遷，得到順治皇帝的眷寵，參贊機密，修纂明史，以及國家的高文典冊，多在其手。雖然位至姻國，自奉還很儉樸，飲食不講究美味，衣服穿過後，洗滌乾淨再穿，有人曾勸他，已經到了這樣富貴地位，奉養方面，應當要丰厚一點了，他說：我那些忘掉貧窮時候的優劣作呢。

據清史傳公傳上說：「公方面未頤，頤下多髯，偉腰大腹，不慣騎馬，手詔，因此他每次扈從御駕，都是騎着一頭小毛驢，還令兩個僕從挑轡護持，皇帝望見他那肥軀蹣跚跨驢而走的狀態，不禁大笑，畫了幅「狀元騎驢圖」賜給他，御書前人的雲龍山下試春衣詩，把末句改為：「狀元歸去驢如飛」，一時傳為佳話。這幅畫軸，傅氏收人保存了多年，現下已不知下落何處了。

廿四 紅線重繫再生緣

關於傅以漸先生的軼事，聊城人傳述的並不多，前人筆記記載也很少，只有聊齋誌異拾遺那本書上，第一篇就是記述傅以漸（于槃）因兩鄰女締婚未成，重結隔世良緣的故事，內容情節譯述如下：

于槃年幼時，家裏很窮，附鄰魏周官翁家中讀書，翁有一女，和于槃同塾，聰慧

古人無論詩詞文章，都比于槃做得好。于槃很慚愧，不如一個女子，乃發奮苦讀，每天晚上必把次日功課熟習，以再睡覺。於是學問進步很快，不在女同學以下了。他倆人終朝伴讀，耳鬢斯摩，雖然兩小無猜，而心坎中却都種下了愛情之苗。後來，老師看到他兩人，年貌般配，性情融洽，就想着替他們作了冰上人，把一隻愛侶撮合為有情眷屬。無奈周翁嫌于槃家貧，婚事沒有答應，而兩人從此就分離了。

周女想念于槃，懨懨成病。於她梅綿榻之中，忽然夢見一個很美貌的女郎，向她說道：「阿姊，你不要难过，傳郎不久就得高官，你倆人是有夫婦緣分的。妹將來也和姊在一塊兒，同事傳郎，但是還要等十五年呢。」周女醒後，認為希由未純，病也就好了。這時正是李閻起義，干戈蠢動之際，南北各省，兵荒馬亂，傳于槃流寓京師，未得還鄉。恰恰趕上了改朝換帝，明代的江山完了，滿清順治老慈王入關，唾手而得天下，坐了統治中國的皇位。接連就開科取士，于槃聯科及第，文魁天下，得了狀元，有一二元員外，要把自己的幼女許給他。這時于槃已經三十歲，元女纔十六歲，結婚後，夫妻情感很好，先是元員外請三個女兒時，誕生彌月中，就會說話，她說：「必須要嫁個狀元郎，是前生的婚約，不可違背的。」要求爹媽答應，她這回心願，不然的話，就不再活下去。她爹媽答允後，她再不就話了，以

至長成。非常聰明。漂亮。因此。和傅手槃結了婚。范女說她的前生。是山東某氏的女兒。因和手槃見過面。私下愛慕。相思而死。冥王可憐她。見痴情。許她重又托生。陽世等待。托生的那天。曾遇到周女離魂。出舍之時。兩個人說了一陣子話。如今也不知道周女怎樣了。手槃叫她這些言語。當時一笑置之。沒加深信。隔了些天。手槃請假。還鄉省親。到時聊城故居。忽見周女在他屋內。當下驚喜過望。問其原因。才知道戰亂中間。女父母皆死。家產亦被人搶光。她被一位宦家公子留養。原打祿納為小星。周女說從幼曾許配於傅手槃。因此。聽說手槃回來。那位公子就早把她送來了。傅手槃向周女說去京經過。並提到已經娶了范女為妻。周女說及昔日夢中曾見到那個女子。吁。說十五年可以相會。等二的話。以槃揣度兩女所述。互相印證。才明白了京中娶的那個范家姑娘。正是周女夢中相見的女子了。這時。當目的那位塾中老師還健在。聽說手槃回家。很高興地來看他。並從中再作媒人。使手槃和周女擇吉成婚。以成。手槃帶著新夫人進京。和范女見面。真和舊時相識的閨友一樣呢。以上故事。只可認為野史佚聞。不足為信。按傅以漸先生。原配虞氏。誥封一品夫人。側室劉氏。是山西劉公之女。其嗣子完授。曾作有家傳。載於族譜。聊齋所記云云。是沒有根據的。

跋

聊城過去稱為水陸暢通人文薈萃之區。幾百年來的漫長歲月，盛衰遞更，滄桑變化，以前的地方古蹟和民間傳說，逐漸的湮沒。這是很可惜的，我大哥嘗了一点「聊城瑣記」的草稿，約廿余則，把有關鄉土的數百，就述于一部份，他說還再繼續地編寫。我看得很高興。題以上几句，作為紀念。

王雲清寄於聊城二中

五六年冬月